

落魄才子的“岁寒三友”

□朱晋詠

唐寅(1470~1524),字伯虎,小字子畏,号六如居士,苏州人,祖籍晋昌,明朝著名画家、书法家、诗人。绘画上,唐寅与沈周、文徵明、仇英并称“吴门四家”,又称“明四家”;诗文中,唐寅与祝允明、文徵明、徐祜卿并称“吴中四才子”。

唐寅在16岁时就考中苏州府秀才第一名,“江南第一才子”赞誉之声鹊起。29岁时,唐寅考中应天府乡试第一,高中解元,一时春风得意。次年进京参加会试,因科场舞弊案牵连引来牢狱之灾。从此,唐寅仕途无望,生活穷困,靠卖画为生,从风流才子沦为落魄才子。一度迫于生计进入宁王朱宸濠的幕府,后在宁王造反之前装疯方逃回苏州,余生全靠朋友接济,直至病逝,年仅54岁。客观来讲,用落魄才子作为唐寅的标签,比风流才子更为恰当,更为真实。

唐伯虎有一幅画作《岁寒三友图》留世,现存刘海粟美术馆,极佳地展示出这位落魄才子“诗书画三绝”的风采。

画中竹子居上,身姿舒展各异;梅花居中,或花蕾盛开或含苞待放;松树居下,松枝遒劲、松针刚劲。

画的右上方是题画诗,用行楷写就的一首七绝,是唐伯虎题画诗的一贯书风。结体上重心下沉,显得稳重,用笔中规中矩,笔画粗细鲜有变化,却又有灵动之感。

其诗文曰:

松梅与竹称三友,霜雪苍然贯岁寒。

只恐人情易反覆,故教写入画图看。

诗文大意是:松竹梅称为岁寒三友,在严寒岁月不惧霜雪保持本色。只怕人情反复无常(还不如松竹梅般坚定),所以把松竹梅的样子画下来观看。松竹梅三种在寒冬时节仍保持顽强生命力的植物,素来作为高尚士人的品格象征,备受尊崇。

春秋时期的儒家经典《论语》记述有“岁寒,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”,奠定了松树在历代文人心目中的地位。“诗人元帅”陈毅的诗篇“大雪压青松,青松挺且直。要知松高洁,待到雪化时”,使松树坚强、坚韧的精神更加深入人心。

竹子在古代文人心目中代表着虚心、坚定和有气节,是高尚人格的象征。画竹的代表人物就是“扬州八怪”之一的郑板桥,他创作了大量竹子题材的经典绘画,其题画诗的代表作“咬定青山不放松,立根原在破岩中。千磨万击还坚劲,任尔东西南北风”,把竹子坚韧的特征极佳地烘托了出来。

梅花是花中四君子之首,古今文人谱写了许许多多的诗篇来赞美梅花不惧风雪、傲然盛开的精神。毛泽东同志的《卜算子·咏梅》,就描绘了梅花“已是悬崖百丈冰,犹有花枝俏”的卓然风采。

可以想象,当唐伯虎高中解元时,攀附之人何其



多。当他落魄无依时,援手之人何其少。唐伯虎饱尝了“人情易反覆”的滋味,也造就了“只恐人情易反覆”的心态。

唐伯虎常常顾影自怜,在镜中看自己落魄的样子,苏州博物馆收藏有唐伯虎的《龙头诗》可为佐证,诗文如下:

龙头诗对五千文,鼠迹今眠半榻尘。

万点落花都是恨,满杯明月即忘贫。

香灯不起维摩病,樱笋消除谷雨春。

镜里自看成大笑,一番傀儡下场人。

这首七律展示出了唐伯虎自嘲的落魄场景。其中尾联“镜里自看成大笑,一番傀儡下场人”,看着镜

子里自己落魄的样子,情不自禁地疯癫大笑,把自己的心迹描绘得入木三分。

“岁寒三友”作为绘画、陶瓷、竹刻等常见的题材之一,早在宋代就得到画家的青睐,“南宋四家”之一的马远就创作了《岁寒三友图》。在明代,“岁寒三友”也是广受欢迎的艺术创作题材,明代瓷器的纹饰上也频频使用。

正因松竹梅拥有不惧严寒、不会“反覆”的高尚品格,而且在文人创作题材中广为流行,所以才会被唐伯虎拿来感慨世事炎凉,写下了这幅诗书画三绝的名作,让赏画者再一次体验其心路历程,再一次为落魄才子扼腕。

石痴

□何庆华

2010年的夏天,作为《太仓闲话》的编导,我有幸带着主持人小高和摄像师李导,拜会了万德昌老先生。一个像石头一样有趣、坚韧的老头。

他几乎用了大半辈子,去搜寻那些天上飞来、地下蹦出、海底生长的石头,为了他的石头,他租了一套小平房安顿它们,专门制了架子、橱柜、墩子,让它们一起私语,与它们一起谈心。每次吃饭喝点小酒,他都会搬出一块石头来,看着石头吃饭,看着石头喝酒,看着石头傻乐。

“子非石,安知石之乐?”万老先生循其本,深谙石之乐,抑或他的前世或者今生就是一块有趣的石头。

他的额头锃亮,脸庞红润,说话声若洪钟。他沉醉在石头的世界里,他的石头千奇百怪,每块都有千年的故事,每块都会唱歌。

万德昌老先生1957年毕业于中央地质部南京地质学校,收藏石头种类繁多,为太仓藏石大家。他拿出一块蝌蚪化石,说这块石头比我们人类出现得还要早,距今有几亿年了。在他收藏的化石中,有猫头鹰化石,还有蜻蜓化石、三叶虫化石、恐龙蛋化石、龟化石、鱼化石、古荷化石、猛犸象牙化石,不胜枚举。他还给我们普及常识,告诉我们琥珀是树脂化石的一种,而璀璨的水晶,更是深藏着大自然的秘密,它们五颜六色,一簇簇、一丛丛地聚集,也是物以类聚。无论是天外来石(陨石),还是各种生物的化石,都是一种语言、一种生命瞬间的迸发和凝固,几亿年前的动植物,以石头的方式封存自己,以石头的方式展示于世。在万老先生眼里,石头远比人可爱得多,石头不会撒谎,石头可爱,石头里藏着万千世界,藏着深深的智慧。

在2010年的那个夏天,我们掉进了万先生的石头世界里,一口气拍摄了系列节目《神秘的化石》、《天外来客——陨石》、《水晶石》和《彩石》,让我们大开眼界,更让我心生敬畏。

2010年的方言电视节目《太仓闲话》还正做得热闹,节目播出第一集后就有观众打来电话,其中有一个观众的声音特别熟悉,有点花腔女高音的味道。她婉转地说,为了他父亲和他的石头的安全,希望我们停止播放节目。最后她告诉我她的名字,我破涕为笑,因为她居然是我多年未见的中学英语老师,泓老师!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。不过以万老先生的智慧,也的确能孕育出一群出众的儿女!

之后就再也没有再见过万先生,只是每每看到石头,耳边响起的都是他的声音。每次和泓老师聚会聊天,约略知道老先生的近况。

2023年1月8日,在泓老师的微信朋友圈惊闻万德昌老先生病逝,悲伤之余想想,老先生虽走得匆忙,来不及向他的石头告别,但托体同山阿,人最终还是会变成一块块石头。人的一生就像石头一样,最初的开始和最终的结局都是一样的,有的美丽,有的五彩,有的深邃,有的平常,我想万老先生肯定是和他的那些石头相会了。那些石头,给他智慧和欢乐,那些石头得到过他的宝贵和懂得,他和他的石头们,在诉说着一个个美丽的传说,在歌唱着独属于他的尊严和自由!

钉鞋

□汪放

落雪落雨狗欢喜,小猪佩奇也喜欢雨雪天,和乔治一起踩泥塘。

我也喜欢落雨落雪天。夏天,可以赤脚在雨中奔跑,一径冲入七浦塘。站在天井里,让四水归堂的屋檐水哗哗地冲淋。夏天的落汤鸡无人管,因为夏天多阵雨,一会儿太阳出来,裤头就晒干了,即便阴,焐焐也能干。

大人们担心的是冬天的风霜雨雪,怕我们冻着。我就不明白,为什么现在的孩子很少生冻疮,说是气候变暖,但极端温度差不多,河里也结冰,檐下也挂凌。只是小河沟不见了,自然没有了兜底冰,没有了兜底冰,自然不敢冰上走。低小的茅檐绝踪了,霓虹灯上自然不可能挂冰凌。

手冻得像胡萝卜,烤烤火。耳朵生了冻疮,但我喜欢,因为可以假在母亲的怀里,享用她甜腻的蛤蚧油。冻疮遇上呵出的热气,又痛又痒。那情景,那感受,撩拨了几十年,还是又痛又痒。

收谷了,新棉也弹好了。吃了螃蟹,日光也短了。还没等到我们洗好碗筷,母亲已经就着豆大的油盏在做棉鞋了。对于一针一线的女人活,我无心观摩。晚饭后,我喜欢串门,穿过黑弄堂,绕过水桥头,到阿林家,看他搓草绳。说是搓草绳,其实有两种方法。一种是手作,一种是机制。我不太喜欢双手搓绳的办法,我试过几次,每次都会搓破手。每次阿林娘子都会说,小秀才细皮嫩肉的,省省罢。我喜欢机制,是因为阿林同意我做他的下手,比如,去抱几捆稻草,三枝一次三枝一次给他递稻草。有时阿林去抽烟,会让我上机。这时我会尽我偷学到的本领,一手分稻草,一手捻几根塞进一洞口,一脚踩踏板。一会儿,洞的那一头便源源不断吐出鳊鱼粗的草绳。搓草绳用的是刚脱粒后的稻草,新稻草坚韧,经机器一搓,散发出阵阵清香。清香的味道我也喜欢。现在,每看到有剪草坪,我会悄悄地站在旁边嗅几口。

机制草绳,阿林卖给土副站打包用。手搓的细绳,阿林用来编草鞋。阿林的草鞋价廉物美,远近闻名,拿到小菜场,用不了一个早市便可卖掉一二十双。编的镂空草鞋更是重脚头的轮胶社脚夫、地产店踏腌咸菜店员的专属。更稀罕的是,他编的芦花蒲鞋,除了经久耐用,还绝不渗水。这在当年橡胶雨鞋还属奢侈品的年代,绝对是众人称赞的。

我曾多次蹲在阿林身边,看他编芦花蒲鞋。阿林编芦花蒲鞋用料很讲究,选的稻草茎秆粗壮挺拔,叶壳稍留几片。用的芦花,

是专程到长江滩涂上采集的江芦花。这种芦花比河滩边长的芦苇花的绒毛长且浓。在编织过程中,他还会添夹布条、麻绳之类。但我觉得阿林编的芦花蒲鞋经久耐用、不渗水的关键在于他手劲大。阿林,也叫打铁阿林,他是白铁店里抡大锤的打铁工人。

阿林的蒲鞋我穿过多双。我穿着它们滑过冰封的小河、化冰的泥地,在粮库的雪地里牵过麻雀,跟着猎人打过猪獾。暖和、跟脚、不渗水。

芦花蒲鞋比棉鞋更保暖,这是我大学时一女同学说的。她说,冬天她一回寝室就换芦花蒲鞋穿。

草鞋经济,蒲鞋保暖,可以踩雪过水,但毕竟不是很体面。

记得沙溪古镇白衣服弄里有家叫中冷的书场,卖票的是我外婆的表弟,姓徐,我们一概叫他娘舅公公。娘舅公公须眉尽白,走起路来,两臂甩过头顶。他有一双耀眼的皮鞋,但时常穿的是雪底黑面的圆口布鞋,气宇很是轩昂。他天天准时经过西门街、井头口、西市街折而往北上下班。有一个傍晚,下着绵绵春雨,我在门口玩耍,恰好娘舅公公撑一把老黄油布伞路过,背影渐去,但嘟嘟足音尚存,甚是清脆。出于好奇,此后雨天我仔细观察了娘舅公公独特足音的缘由,原来他穿的是一双青铜色的响底鞋子。外婆说,那是雨雪天穿的钉鞋。

钉鞋,是个好东西,我央外婆借来仿制。限于材料和手艺,我和父亲合力做成的钉鞋是这样的:以木屐为底,钉两根三分高的木条,以增高鞋底防水。剪一块油布伞为鞋面,用图画钉密密地钉在木屐上。外婆说,正宗的钉鞋要刷桐油,并且要年年刷。之后,每逢下雨落雪,我就穿着这自制的钉鞋到处走,在老街的青石板上、弹格路上,那清脆的嘟嘟声引来了不少小伙伴的目光。

有一天,也是春雨绵绵,同学茜茜来借钉鞋,望着她空巷足音的背影,我觉得很美好。第二天茜茜来还钉鞋,满脸愧疚地说,鞋面脱了。原来她是到乡下去了,乡下的路泥泞。

七浦塘水东逝去。

后来,我读戴望舒的《雨巷》,总会想起我曾拥有过一双钉鞋。一次,我去日本进行文化交流,席间友人乘兴跳起了丰收舞。那天,我的翻译久保田纪子穿的是和服木屐,她很投入,每一个日本人都兴高采烈地随着她的木屐声舞动。我不会跳舞,望着他们,想浏河檐檐雨南端的水带桥。在他们戏剧化的一招一式中,想烟雨中的灵岩山,想响履廊上西施的妙曼身姿。

虞山品茶

□陆耀明

一天,几个老同学闲聊,同学C说虞山兴福寺的蕈油面很有特色,他相约大家一起去休闲半天,上午喝茶聊天,中午品尝蕈油面。大家欣然赞同。

虞山就在邻市,开车走高速不到一小时车程,当我们到达望月楼老面馆停车场,时间还不到9点。在面馆前广场茶座连廊下,我们找了张雅静的桌子落座,服务员很快给我们送来了玻璃茶杯,并把两个装满开水的暖瓶放在连廊的“美人靠”上。

几个同学分别拿出了自带的茶叶,有白茶、铁观音、黄芽和大红袍等,各人按自己喜好选茶、沏茶。我喝茶从不讲究,但看到黄芽茶甚觉好奇,就沏上了一杯。透过玻璃杯,只见鹅黄色的茶叶在开水中慢慢翻滚、徐徐舒展,不一会儿,茶汤就变成了透明的嫩黄色。闻一下,香气氤氲沁人心脾;呷一口,茶汤温润齿颊生津。这时,同学Z又摸出一包“多味花生”请大家品尝,并说这是她自己加工的。

阳光透过高大的香樟和板栗树冠,在地面投下了形状不一的点点光影,清风徐徐,空气中浮动淡淡幽香。我们这些“奔七”的同学,难得放下各自的琐事,坐在一起细细品茶,叙说着自己的人生故事,享受着悠闲时光。

出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我们,高中毕业后,农村户口的同学都回乡务农了,城镇户口的同学则在家等待着插队或插场。那时,我们虽然没有高考的压力,却也少了人生的许多选择。好在其后的数十年里,大家都在平凡的岗位上为社会默默地贡献着自己的聪明才智,也贡献着自己的青春年华。如今,大家都迈过了退休的年龄,步入了人生的晚秋。看着同学们头上的丝丝白发,我一边努力回忆着大家读书时的青涩模样,一边端详着他们脸上的每一道皱纹,这里仿佛刻满了人生的酸甜苦辣……

同学C与我初中的同班同学,读高中后我俩又是同班,因我个子比他高一点,所以我一直视他为小弟。退休那年发现,我俩虽是同庚,但出生月份他比我要大,我这才改口恭敬地称他为“C兄”。C兄高中毕业后先随母亲一起在生产队劳动,后来招工进了县县运公司下属的汽修厂工作,每天一身油污地跟榔头、扳手打交道。勤奋和汗水给聪慧的他以丰厚的回报,没过多久,他就成了厂里的技术骨干,凡经他手修理的发动机,一点火就能正常运转,于是他得了个“C一发”的雅号。“C一发”为人直爽、性格开朗、工作敬业,后来一直工作在安全生产一线,退休那年他已是满头白发。

同学Z是我们班的数学课代表,至今记得她写在我们数学作业本上工整的序号,“细心”大概是数学课代表的基本素质吧!高中毕业后,她先是插队到县渔场劳动,几年后回城进了工艺美术厂,后又调到卫生系统一直工作到退休。同学Z心细、手巧、悟性高,她不光“多味花生”做得好,还拍得一手好照片,画得一手好油画。在我们同学微信群里,对她的作品大家有两句调侃——“画如照片”“照片如画”!

同学S原来比我们低一个年级,后来经过两次学制改革,到读高中时我们就成了同班同学,但他的年龄比班上其他同学小1~3岁,因此,他是我们同班同学中最后一个退休的人。同学S家在农村,高中毕业后就回乡参加生产队劳动,农村实行分田到户后,他拜师学艺做起了木工。在后来的市场经济大潮中,他勤勉地在一家公司打理,经数十年打拼为自己挣得了一席之地,小日子过得其乐融融。与大家不同的是,他退休后还在公司帮着打理,“辛苦并快乐着”!

其实,每个人的心底,都有一个只属于自己的人生故事。

这时,我抓起一粒多味花生放进嘴里慢慢地咀嚼,味蕾顿时充盈着咸、甜、麻、辣、香的滋味。“偷得浮生半日闲”,在两鬓染霜的人生晚秋,我们能开着导航、驾着小车,聚在一起品茶品人生,就是一种恬淡的幸福!

七律·春天

□胡俊

凭高纵目远尘埃,
天自蓝蓝云自开。
春驾东风临滨海,
莺歌燕舞到登台。
乱鸦啼树难分辨,
垂柳拂眉巧剪裁。
绿瘦红肥淡淡里,
一犁疏雨暗香来。